

南湖头条

王瑶

比较出来的幸福



早间天气预报,气温骤降10摄氏度。午后时分,天空顷刻变了脸,朗朗晴空被刷新成灰白页面,隔着厚厚的双层玻璃都能听到呼啸的北风发出阵阵哨音,树叶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,北方的冬季显得格外萧瑟。

晚归时,原以为狂风肆虐的街道是冷清的,没想到少有行人的路口仍有许多小商小贩,他们一边搓着手,一边静静地守望摊位。阵阵狂风粗野地掀起摊铺上的塑料布,廉价的货品被吹得七零八落,手忙脚乱的小贩们慌忙

用身体挡护着。

耐不住寒冷的我一路小跑着往家赶,打开门的一瞬间,我突然感到一阵暖风迎面扑来,许是平日里习惯了这种温度竟浑然不觉,而今刚从冰冷的世界进到温暖的家中,尤能感觉到这种暖意。如此凛冽的天气,还有这么多人为了生计在外面饱受冷风吹,我们却可以怡然自得地躲在家里取暖,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

也许没有比较就无法辨明冷与热、好与坏、黑与白的差别。

有一朋友,供职于一家县级事业单位,工作清闲,但薪资不高,且时常拖欠。他将这份工作戏谑为“鸡肋”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

忽然有一天,他去医院探视父亲时偶然目睹的一幕改变了他的看法。经过病区的楼道时,他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响声,只见迎面过来一辆装满药品的手推车,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七八层药箱,约一人半高,两米长,紧跟其后的是

一个头发稀疏的老者,他每推到一个病区,都要踮起脚尖,倾其全力把药品从高处挪到下面,再逐一搬进病区,举手投足间显出如此艰难。此情此景,让朋友沉默良久,他感叹说:“我就是挣钱少点,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,旱涝保丰收,知足啦!”

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,他目睹了那些重症患者经受着怎样的病痛折磨,又怎样顽强地与命运抗争,那一张张小小的白色病床禁锢了多少自由的空气啊,这是他此前难以想象的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几个鲜活的生命在病魔的摧残下一天天消瘦,生命一点点消耗殆尽,直至终结。正是有了这段经历,才使他真正感悟到生命是可贵的,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如果没有比较,他也许永远感知不到健康才是最简单最真实的幸福。

现代社会,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几近麻木,也许是太多表面的浮华阻碍了我们的视线,也许是我们心灵的触觉已不再敏感,以至于我们只看见炫目的风景,却常常忽视了那些最朴实无华的情感。有时想想,幸福其实很近,我们却感觉不到,反倒总为那些遥远的期望、未尽的夙愿望洋兴叹,总是经历一些事情后,方才感觉到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幸福包围着。

晓风晨语

春之斗

董余兰



在寒风的带领下,冬又杀了个回马枪。肆虐的寒风卷土重来,更加猖狂,吹得早春的行人,戴上了帽子,步履匆匆。他的帮凶小雨点儿跃跃欲试却又踌躇不前;雪花儿探头探脑地出来观望了一下,估计看到了大势已去,就缩回了家门。

春在枝头哈哈大笑,镇定自若地指挥她的千军万马。冒芽的柳树迎风摆弄她的秀发,风就变得轻柔了;打苞的桃花在枝头跳舞,雨就变得滋润了;盛开的兰草在叶下偷笑,雪就害羞了;小草也赶来助阵,花儿都笑了。

寒风孤军奋战了一天,也许是累了,也许是看到胜利无望,就偃旗息鼓了。太阳出来了,阴云密布的战场一下子明亮了,天空上团团的白云悠闲地散步;大地上柔嫩的新芽窃窃私语;空中飞翔的鸟儿亮起了嘹亮的歌喉;大街上漂亮的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

春暖花开,是大地和天空的约定,谁也无法阻挡!

往事如烟

翻晒日记

陈冬梅

从老家搬出去已有几年了,该拿走的当时都拿走了。不过当初的屋子依然保持着原样。今天心血来潮,拿着老家的钥匙打开了往日熟悉的家门,本想无门肯定气温难闻,但是门打开的瞬间,熟悉的味道,熟悉的室内陈设,感觉特别亲切。打开柜子,打开抽屉,以前的东西都在里边,完好无缺。

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以前挂在床头的那张结婚照片,以前嫌不好带就没动,今天决定带回家。拂去镜框上的灰尘,仔细端详照片,心底感慨这是10年前的我了,唯有照片才能留下岁月的痕迹。打开抽屉,翻到一本日记,随手一

翻,居然是从1997年到2000年断断续续写下的日记。蓦然想起,这本日记跟随我十多年了,记录了当时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,也是一本宝贵的财富,带回去。

吃过晚饭,日记一篇一篇地看,原来的辛酸生活滴滴在现。看到一篇关于奶奶的日记,记忆的闸门再也关不住,眼泪哗哗地流下来,痛痛地哭了起来。那是1998年,我记忆里最苦最难的岁月,有一个月没有生活费,奶奶把她打野菊花的50元钱给我做生活费。但是当时读到这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仍会那么激动,也许是苦难在我心里留下的烙印太深。

一篇一篇继续看,看到十多年前的那个自卑多愁善感的我。“十年后我会是什么样子?”这是当时写下的,那一天就在现在实现了,现在拥有的这些在当年是我没敢想的。再次感慨:人心不足。今天的我应该有一颗满足的心,更应该高兴幸福地过好



每一天。

一时的感慨,文字随着心的轨迹杂乱无章地形成了一个什么也不像的图案,我的每篇日

记就是这么产生的,虽然是别人看不懂的图案,记录了我的心里历程,让那个感慨万分的瞬间成为了永恒。

笔端流云

春到沂河港

林平

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,平展展地铺躺在清亮亮的水边,犹如给满床河水镶出的宽宽的金边;河岸的山上,满坡苍翠的茶园中,点缀着一顶顶草帽,阳光下十分醒目;山脚的茶树间,有人在树立电线杆,有人在扛抬长长的架线工具……

这是清明前夕初入茶乡沂河港时,闯入我眼帘的第一幅画面,令人

恍如置身梦境。

沂河港是信阳毛尖茶的主产区,全乡山岭连绵,每一座山上都长满茶树,尤以五云山和黑龙潭白龙潭的茶叶为胜。该乡名为港,实一无港口,二不沿江傍海,而是处于桐柏山东缘的一个山区乡镇。我在初春时节闯入沂河港,缘于单位的帮扶村郝家冲在那片群山之中。

那天早晨,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出信阳市,沿着一条简易公路,直奔大山深处。中巴车在山中蜿蜒前行着,不知不觉间驶上一座跨河大桥,我正往右看窗外的景色,突然有人喊了一声:“快看,油菜花!”一车人

便纷纷扭头向左边的车窗望去。在离大桥几百米的河流上游,宽阔的河床上,静静地铺展着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,连同静静流淌的河水,恍如颜料泼在巨幅油画上一般,灿烂,清亮;而远处的茶山以及茶园,也如涂抹在画布上似的,葱茏,叠嶂;茶园中的点点草帽,则如画师不经意间滴下的白点儿,随意,闲适。

那是我见到的茶乡中最美的景色。惊叹之间,我已拍了一些图片,中巴车继续前行。转过一座山,见山间茶园中有人在立杆架线,一看便知是在架设输电线路,他们头上黄色或红色的安全帽和身上不同颜色的工装,在翠绿的茶树新叶中分外显眼。再前行十几分钟,路边有一个“郝家冲村”的牌子的地方,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

在村委会,我们见到了村支书和村主任,喝到了前一夜里才炒制出来的新茶,清冽醇香。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五十多岁的农民,言语不多,看上去非常淳朴。去年,我们单位帮扶了他们一部分资金,用于发展茶产业,今年,单位准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,帮助他们开发某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。了解了村里的基本情况,我们又去看了村小学,准备为学校添置部分桌椅和图书。这天是

星期日,学校里一个学生都没有,只有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,默默地昭示着这里的昂然生机。有人好奇地敲响了钟声,竟是有重进课堂的梦幻般的感觉。

在那里盘桓了一个多小时,才别了村支书和村主任,继续向山里进发,来到一处由五六座小木屋组成的庄园式的建筑前。那里濒临一条小河,河水潺潺,清澈见底,河床中散布着一些光滑的石头;岸上的树木上,抽出了鲜嫩的树叶,直是让人有食之的欲望。阳光下的河滩上,七八个孩子在嬉戏玩耍。有玩河沙的,有打水漂的,有探着石头过河的,有打水仗的,俨然盛夏时节儿童的戏水图,让人想起遥远的童年,无忧,无虑。这条小河,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有一大片油菜花的河流的上游,河岸的山上,是更大更广阔的茶园,更多的草帽在茶树间慢慢地移动着,构成成更大幅的油画。

我们到时,那里已经停驻了几辆汽车,想必都是从各地赶来踏青的,几座小木屋里,已经坐进了客人,我们在临河的一间小木屋里坐下来,透过敞开的窗户,外面的景色一览无余,这便见得木屋建造者的独具匠心。依山,傍水,品茗,小酌,真有种世外桃源之感,即便陶渊明再世,也不见得能觅见如此胜地吧?

吃过地道的农家饭,趁大家打牌玩耍的间隙,我独自在木屋四周转悠着。甬道两边都是茶树,房前屋后都是茶园,真是个屋在茶中,茶绕屋生,茶树与人居浑然一体,和谐天成。绕过一排小木屋,来到后山上,依然是漫山茶园,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采茶女。一位采茶女见我举起镜头对着她们,便招呼身边的同伴:“抬头看呀,把咱们都照下来了。”接着是一片笑声,话语分明透着北方口音。

穿过茶树间的小路,一口气爬到山脊上。极目远眺,简直令人惊叹——四周群山连绵,整座整座的山上,从上到下都是茶园,恍如有千万棵茶树织成的巨大的绿色地毯,连同午后融融的阳光,铺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上,一直铺到目光的尽头。山谷中,静汪着一池碧水,犹如一座仙池,倒映着四周的茶山,那水与山便连在了一起,分不清哪是水,哪儿是山。我极快地按动相机快门,唯恐晚按一秒钟,醉人的美景就会从眼前溜走。

回到河边的小木屋,再次啜饮着醇香的清茶,直是觉得五脏六腑都熨帖了。太阳偏西时,我们才踏上归程。望着窗外掠过的茶山,我不禁轻声吟哦道:“琴里知闻唯绿水,茶中故旧是蒙山。穷通行止长相伴,谁道吾今无往返……”

